

基于全媒体语境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

朱小芳

上海市崇明区建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摘要]现代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覆盖和应用,人们逐渐进入了更加开放和自由以及灵动的全媒体时代,尤其自媒体与短视频的快速发展,使得每一个受众都成了信息的传播者和获取者,短视频发展也使得媒介的组织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新型传播模式使信息传递更加简洁,也更为直观,传递速度也由原有点对点逐渐向点对多形式转变。如何进行媒体信息交融,充分发挥其融洽和和谐的优势,以期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作出贡献,是当前业内热议的话题,为此本篇文章对于全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生产 and 传播进行简要的讨论,以其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提供一点借鉴。

[关键词]全媒体语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 短视频; 生产与传播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0.1932

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的现代互联网+的发展市场,使得更多的新型技术开始涌现在人们的面前,尤其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5G通信技术和云存储技术等热点技术,使得媒体的发展不断加速,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快餐的碎片化阅读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主流途径。依托于现代全媒体的快速发展,短视频成为人们接收信息、传播信息、汲取文化的重要渠道,尤其在生产、传播等戒指的多个方面呈现出了不同的传播特征。如何借助全媒体语境,加速对短视频的传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当前业内所必须要重视的课题。

一、全媒体及其特点

目前,学术界对于全媒体并没有给出较为正式的定义,大多数对于全媒体概念的阐述往往是来源于传媒界应用层面。如目前资源网站和学术网站可以检索到全媒体的相关定义主要指的是媒介信息传播运用、声音、文字、影像、图画、动画、网页等多种媒体表现方式,相比于传统媒体能够通过电视、报纸、期刊杂志等渠道进行新闻信息的传播,全媒体可以运用更加多元的渠道传播媒体内容,而且媒体形式也在现代高新科技的融入和应用下也不断发生变化,使得媒体内容、功能、渠道等多维度层面实现了深度融合,使得人们在使用媒体的概念时需要意义涵盖更为广阔的词语,由此就产生了全媒体这一概念^[1]。就特点而言,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播载体与工具类型更加丰富。

全媒体是目前人们建立在当前所掌握信息流技术手段基础上实现最大化的集成,其传播载体工具类型包含了期刊、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电影、音像、出版、网络、卫星通讯和电信,而就传播内容而言,其所依托的技术支持平台除涵盖了传统的纸质媒体和声像等电视媒体之外,还包含了基于互联网络和电讯CDMA、GPRS、GSM、4G、5G和流媒体技术^[2]。

其次,全媒体有着较强的包容性。

全媒体涵盖了传统媒体单一表现形式,而且并不排斥,在进行整合和运用各媒体表现形式的同时,也仍然重视传统媒体单一表现形式的应用和改进与完善,并将单一形式作为

全媒体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3]。

最后,全媒体体现的融合性特点。

全媒体并不是意味着跨媒体时代媒体之间的简单连接,而是实现了全方位的媒体融合,包括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及通讯的全面互动,网络媒体之间实现了多方面的互补,且得到了网络媒体自身的全面互溶,其覆盖面更广、技术手段最为全面,媒介载体更加完善,受众传播面更大^[4]。

二、全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生产和传播的思路与策略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和传播角度来说,短视频的生态建设直接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未来的发展。下一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生产和传播必然会逐渐向规模化、专业化、体系化美金。所以,行业要积极探索如何更为快捷,且高质量的制播手段,以此来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创作水平和传播范围,从而打造集媒体、政府平台与全社会协同下的传播体系^[5]。

首先,要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创作当中文化融合水平。

当前所流行的短视频时间长短不一,大多数以15秒时间为主,但这并不适合“冷娱乐”特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而一到五分钟的非物文化遗产短视频比重在不断提升,非物质文化表现能力成为非遗短视频制作的核心竞争力,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生产制作,要能够进行认真的考据,要综合运用多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选取和提炼,并精准的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变化,拓展其叙事能力,以符合当前全媒体媒介下传播环境的实际要求。流行文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内容的影响较大,如何进行文化融合始终是传播内容制作的一大难题,需要借助明星跨界宣传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然而,这种“热娱乐”传播往往缺乏持久性。因此,需要以全媒体语境下多种不同形式内容以及短视频类型,借助更多短视频平台来进行圈粉,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持续输出,尝试以养成思路为主要借鉴方法,实现文化的逐渐融合和渗透,从而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传播的途径^[6]。

其次,打造短视频生产与传播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

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并没有较为清晰的入门标准。即使相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也会有不同的流派，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特色，在实际传播过程当中往往无法形成统一的阵容，这就难免会发生文化理念之间的冲突和分歧。而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传播需要相关文化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多方紧密协作背景下，真正将分散的个体联系起来，打造出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从而实现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也有利于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力量的聚合。一方面，要成立以某一机构或组织为主导的制播关系共同体，综合多种不同创作方法来激发创造动力和激发创作灵感，深度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并借助相关机构或组织的丰富的新媒体生产和传播经验，以促进创作者文化生产力的释放，依据不同平台特点，精准定位和投放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多层次组合式传播，构建共生共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从而达成共同体价值创造最大化。另一方面，要构建地方文化学者非遗从业者、传承人和粉丝组成的文化体系，共同体建立内容审查机制，并加强对生产和传播共同体的引导，对生产与传播主体的资质和所传播的内容，担负起监督管理责任，从而提高短视频内容的质量和价值，实现共性与认同^[7]。

例如，对于民间机智人物杨瑟严的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杨瑟严（又称杨瑟岩、杨圣严，本文以中国社科院民间文艺研究所称为准）是一个在崇明三岛及江南的太仓、嘉定、宝山和江北海门、启东、通州等地名字响亮的诉讼型机智人物。据传，他的原型为杨舜年，清代康熙年间的一个秀才，家住今崇明建设镇富安村，他出身贫寒，在族内殷实人家的资助下读过书，但屡试不举，就以教私塾为生。民间称其能挥笔成文，出口成章，有三步起一智、五步生一计的才智，由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深知百姓疾苦，痛恨官衙腐败，不满邪恶横行，因此为人极富正义感，常爱替小民百姓打抱不平，长江口地区民间流传有不少关于他的故事。近年来，建设镇十分重视崇明民间故事的搜寻、挖掘、保护、创新工作，尤其是民间机智人物“杨瑟严的故事”传承保护工作。2012年，杨瑟严的故事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批名录，该镇文广站站长袁祖铭被命名为杨瑟严的故事代表性传承人。2014年，建设镇又被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崇明县分中心命名为“杨瑟严的故事”传承基地。

在制作杨瑟严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过程中，创作者要能够充分进行调研，争取到建设镇当地政府部门和代表性传承人的支持，并以其丰富的传承内容进行短视频内容的创作，可以传记形式或以短剧形式进行短视频的制作，并利用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粉丝积累，逐渐进行推广，以杨瑟严机智趣事为蓝本来吸引人民大众，从而实现杨瑟严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播^[8]。

最后，部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没有真正形成较为统一的短视频传播体系，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和流派也未必能够全面梳理出文化脉络。商业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碎片化与分散化生产和传播个体化，也常常会导致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发生。墙内开花儿，墙外香的情况，地方主流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织应不断强化社会责任，并利用地方融媒体平台优势，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体系的整合与构建，借助助波关系共同体和文化关系共同体的优势力量，采取社会化众包创作和生产。但要注意对短视频作品的严格筛选和把关，对其短视频内容进行仔细的审核，从而形成长效文化传播机制。

结束语

结合上述文章内容所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当中，创作者要不断进行深化探索，在传播特点上凸显出时代性与热门性特征，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内容方面着手，加强对传播内容的创新，使短视频内容覆盖面更广，接受度更强，并以传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体现出亮点和特色。要能够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来积极拓宽思路，创新制作方法，拍摄和制作出更多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的优秀视频作品，从而改变生命的叙事表达，使短视频创作更具原创性，提高受众的观看体验，并积极进行分享，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快速传播。

参考文献

- [1] 冉红艳, 陈实. 全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J]. 中国出版, 2021, 13(19): 55-57.
- [2] 孙立青, 徐晓红. 从“小众”走向“大众”: 新媒体语境下的非遗活态传承与传播[J]. 东南传播, 2020, 3(5): 81-83.
- [3] 聂芸芸, 庞守贵, 杨惠林. 红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传播策略研究——以彝族刺绣为例[J]. 红河学院学报, 2021, 19(6): 8-11.
- [4] 余金蓉. 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与突围——以徐州市为例[J]. 散文百家(新语文活页), 2019, 3(4): 113-115.
- [5] 陈晓坚, 袁佳琦. 新媒体背景下短视频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探析——以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J]. 艺术教育, 2020, 4(6): 127-130.
- [6] 常凌翀. 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传播路径——以湖州市为例[J]. 浙江档案, 2019, 2(1): 26-27.
- [7] 吉琳玄, 马知遥, 刘益曦. 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J]. 民族艺术研究, 2020, 33(4): 137-143.
- [8] 汪颀洲. 新媒体语境下非遗的活态传承与传播路径[J]. 智库时代, 2020, 12(27): 262.